

第十五章

一幕家破人亡的惨剧

我家大院一进门，西侧第一家，三间青砖大瓦房里住着母女三人，姓王。五十多岁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凭借老头子生前做买卖攒下的钱和房产，放贷、吃房租维持生活。

大女儿王琳十九岁，正念国高三年级，尚未毕业；小女儿王瑄十七岁，仅小学毕业便厌恶读书，辍学在家，游手好闲混日子。

这老王太太是个本分人，每月收房租，放“印子钱”（高利贷），过着稳稳当当的小康生活。本指望再给两个闺女都找个好婆家嫁出去，衣食无忧，自己能安心养老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三十七门花会道”的邪风刮来，那铺天盖地、满世界飘舞着的花花绿绿的纸片儿让多少人迷了心窍，入了魔道。这老王太太整天坐在家里便有左邻右舍三姑六婆来传递消息，议论输赢，弄得她心痒难熬。渐渐地，这“一比三十”的诱惑，使这饱经沧桑的老太婆也坐不住炕头了。

况且自己耳闻目睹之下，也真有“押会”发了大财的。所以，她也打算碰碰运气。大女儿王琳坚决反对，这姑娘毕竟多读了几年书，有知识，有主见，一再告诫母亲，别贪分外之财，因小失大。但王琳每天上学，早出晚归，在家的时间较少。而老王太太则每天眼巴巴地看着、听着“押会”的奇闻异事，怎能无动于衷？终于有一天，一个叫杨小光的“跑封”的汉子找上门来，哄得老太太掏出了一元钱交给他，去赌了一把。

能把借钱如命，一生稳健的老王太太说动，并掏出一元钱的人可决非等闲之辈！原来，这杨小光不是外人，而是老掌柜生前铺子里的学徒。只因不务正业，行为有失检点，早已被老掌柜借故辞退多年了。如今当了“跑封”的，以探望师母为名，又开始到王家走动起来。

这杨小光已经三十六七，仍是光棍一个。学商未成，却练出了一套油嘴滑舌的本事。干起“跑封”以后，如鱼得水，生意相当红火，街头巷尾常常可以看到他忙忙碌碌的身影。这小子嘴很甜，看见我老远就打招呼，有事没事也要和我闲扯上几句，见到老王太太更是把“大妈”叫得比亲妈还亲。其实院里邻居们早就看出，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企图亲近的目标是王家大女儿王琳。只可惜人家姑娘从没用正眼瞧过他。

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为了达到目的，杨小光咬牙自己掏钱让明明押空的“大妈”先尝尝甜头。老王太太一天交给他一元钱，随着几个邻居一同押在了“青云”上，第二天开宝，报出的会码花名却是“春元”。下午，杨小光兴冲冲地跑到王家，进门就嚷嚷：“大妈，大妈！你中彩啦！给三十元大票。”

老王太太接过几张崭新的钞票，愣呵呵地有些不信，杨小光道：“你押的是‘青云’，可我一出街口正看见王琳妹妹放学，觉得是个好兆头，私下做主，将‘青云’改作‘春元’，这不，一下就中了！您老人家真是吉星高照，洪福齐天哪……”原来这“春元”就是代表姑娘或是情人的意思。杨小光一语双关，哄得老王太太信以为真，乐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来。立刻又从彩头中抽出十元钱交给了他，再押一把……就这样，一来二去，不知怎么回事，这老太太确实财运亨通。一个多月下来，赢得多，输的时候少，钞票竟然下雨一样落下来，让她净赚了七八张“老绵羊”（百元一张的纸币）。

大喜大发的气氛中，杨小光成了王家的吉神，赶上吃饭时自然被让上了桌，有时还端上了酒杯与老王太太对酌起来。酒酣耳热之际，嘴里竟将“大妈”的“大”字给免了：“妈！我从小没爹没妈，老掌柜活着时对我不错，就和我亲爹一样啊……这小琳、小玟就是我的亲妹妹。妈，来干下这一盅，祝你老洪福高寿，财运亨通！”

这老王太太粗通文字，稍有文化，处世稳健。虽然押会发了点小财，但不露声色，绝不像别人那样中了彩就张牙舞爪，满世界去嚷嚷。不过天有不测风云，近日这老王太太脸上的笑容渐少，愁云密布。原来，一连几次押空，那群杨小光帮她赶来的“老绵羊”遇到迎头风又开始往回跑，已经所剩无几了。杨小光半个多月没端过干妈的酒盅，嘴里也觉得没滋味，便开始频频在老太太耳边嘀咕，要谋划出一个绝招，寻找财神爷的行踪，要力挽狂澜。最后，定下一个方案。但要执行这个方案需要借重一下老王太太的闺女，只是这种方法执行起来不太体面，王琳肯定不干，于是只好与王

瑄商量。

王瑄是个浪漫女孩，辍学之后与社会上的一些红男绿女交往，疯狂地迷恋上了那种奢侈糜烂、花天酒地的生活。不知何时又与我家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姓甘的所长勾搭上了，双双出入舞厅、酒楼，夜不归宿已成家常便饭。老王太太从规劝到责骂皆不见效，最后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这甘所长乃地方一霸。在他所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之内，说一不二，俨然百姓的父母官。在道外区滨江站一带的站前旅店、酒馆、暗门烟馆、大小妓院等杂八地，经常能看到他一身警服，昂首阔步地东游西逛。白吃白喝，白拿，敲诈勒索的一套把戏玩得得心应手。如果哪家老板错翻了眼皮，没把他答对好，就没法营业。白天，进了酒馆硬说你卖的酒里掺了水，抡起警棍就把你柜台里的酒坛子砸个稀巴烂；夜里，闯进旅店，以查走私烟土为名，将睡得正香的客人全轰起来进行盘问、搜查，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客人便一直“搜查”到女人的裤裆里，说是摸摸是否有“夹带”。如有抗拒者便带到派出所拘押，那进一步的“搜查”就可想而知了。这么一折腾，非让这些倒霉的饭馆、旅店关门不可。于是老板们只好花钱消灾。久而久之，这甘所长捞得“脑满肠肥”……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甘所长财是捞得很足，但因其好色，所以肥不起来。“色”字头上的那把刀刮得他枯瘦如柴，脸色青灰，如果没有那身“狗皮”裹着，实在与道边的“白条客”没什么区别。

这甘所长不缺钱花，但是也参与了押会的勾当。大概是寻求这种豪赌的刺激吧。他押会的伴当就是王家二小姐王瑄。这王瑄经常向母亲“借”钱押会，当然赢了也不还。借

不来就偷，偷不成就干脆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弄得老太太没招了，只好时常迁就地“借”给她一些本钱去押会。

甘所长家有“贤妻”，对他的“赌”和“色”极力斗争、抵制，时与王瑄短兵相接，三番五次大打出手。王瑄脸上曾被黄脸婆抓出横三竖四的血道道来，但并未使他们的关系稍有变化。如今又有了押会的共同嗜好，二人更是相得益彰了。

“三十七门花会道”开局以来，种种迷信色彩浓厚的押会“绝招”、“秘计”风靡民间。杨小光和干妈谋划的方法就属于其中一种：半夜子时，两个女人必须双双一丝不挂地背靠背坐在门槛上，每人手中合掌夹住一枝香，点燃后，闭目祈祷。口中将三十七个会码花名反复念叨，不分前后顺序，想起哪个念哪个。边念边互相兼听身后那人念的是何花名。如果巧合，二人同时念出同一个花名，则立刻跪下向不同方向的神灵磕头谢恩。切记，决不可再将这神示的花名念出声来，以防隔墙有耳，泄露天机。第二天按名投注，将大钱押上去，必中无疑！

这种“鬼花招”王瑄竟然也深信不疑，当即答应和母亲一同实施，条件是本钱由老太太“垫付”。是夜，母女二人双双脱光了衣服照杨小光的嘱咐老朝里，小向外，捧着香火坐到了堂屋的门槛上。

夏夜子时，月光如水，清亮亮地照耀着王家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两个女人凝望着手中如豆的香火头开始虔诚地祈祷。孰知自家小院的柴火棚里，正有一双欲火如炽的贼眼在贪婪地饱餐小瑄姑娘的秀色、玉体……这人就是杨小光！

香火已烧掉了一多半，母女俩嘴里叨念的花名还是一个也没对上，俩人仍盘腿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地念下去，只是声音有些沙哑了。这时，却急坏了堂屋里的一位“鼠仙”。这老鼠按惯例午夜出游，室内闷热难耐，本想到外面月光下去散散步，无奈门口有两位白花花的仙姑把守而不敢迈步。观察良久，它发现这对儿仙姑是闭着眼睛在念经，且一动不动，对自己并无威胁。于是，它仗起鼠胆，瞅准机会突然从她们肉体 and 门框间的空隙一跃而过……两个女人被吓得嗷的一声蹦起来，一个屋里一个室外，跳起了“上风舞”。旋即冲进堂屋，咣当关上门，缩在炕上抖成了一团。东屋里睡觉的王琳被吵醒，不知家里闹了什么鬼……

第二天一早，杨小光拿着跑封的黄皮小账本来探听“玄机”，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妈，今天外头艳阳天，好兆头啊！昨天梦着什么啦，说一说，咱们娘儿俩一起押上一把。”

老王太太叼着烟袋低头不语，闷闷不乐。

杨小光扭头看了一眼西屋里正在镜子前搽胭脂抹粉的王瑄：“小瑄妹妹也算一份好不好？”

“好个屁！气死人了。”王瑄头也不回嘟起了嘴，“昨夜我和妈梦见一只兔子蹦上了炕，吓了个半死……”这姑娘随口将昨夜的丑剧掩饰过去，把吓掉魂的大耗子说成了兔子。谁知杨小光一听却大叫起来：“啊，兔子！兔子不就是‘合童’吗！唉呀，大吉大利。好梦，好梦啊！”拍着大腿在屋里转了两圈，从衣兜里抓出一大把一元、五毛的钞票拍在炕桌上，说：“这回我借咱妈的光，押上‘合童’发他个大财！”在他的撺弄下，三个人一致同意押“合童”。杨小光五元，母女二人各押二十元。都交给杨小光记在账本上，直奔

太平桥江坝会局。

中午刚过，甘所长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王家。他也是王家的常客。这时候，如果杨小光在座，立刻就得跳起来打招呼：“甘所长，甘大哥。您来啦……”然后，马上找个借口就溜，赶紧给人家腾地方。这种“眼力见儿”杨小光是天生的，不用学。可今天，甘所长却是专来等候杨小光的。原来上午一定下押“合童”，王瑄就跑去将这一“机密”告诉了甘所长。这家伙一听也来了神，当即掏出五十元托一个跑封的押在了“合童”上，此刻，是来恭候佳音的。

一点刚过，杨小光垂头丧气地迈进了屋门。嘴里骂骂咧咧：“操他妈的，真倒霉！今天为啥偏偏出了个‘乌八’呢啊……”他不知道今天连甘所长也跟着借了光，正想和这位甘老爷打招呼，腮上的笑纹还没来得及调动就“啪”地迎头挨了个清脆的大耳光：“滚出去！你个丧门星……”

杨小光被打了个懵懂。还想问个究竟，但一看甘所长的脸色已是青中泛紫，大皮靴已拉开了要踢的架势，忙把脖子一缩，抱头鼠窜冲出门去。好几天没敢露面。

街口，拉风匣烧“川子水”卖的老山东“霍老膘”今天分外高兴。这种行业在当时的哈尔滨很流行，一般街巷都有。就是用长筒大铁壶垒灶烧开水，二分钱一壶。微利，便民，挺受欢迎。昨夜他大概梦见自己小脚大屁股的媳妇偷汉，让他当了“王八”，一气之下，今早用一元钱押了个“乌八”，没成想倒中了彩。除去给跑封的三块钱，自己竟得了二十七块！这笔钱差不多够买十袋“双合盛”的洋白面呢。人逢喜事精神爽，霍老膘乐得将风匣拉得呼呼山响，扯开嗓子唱起了《长坂坡》，拎起一壶开水正想给对面小铺送去，转身几乎和大院里出来的甘所长碰了个满怀。

“妈拉个巴子！啥事叫你乐颠了馅……”哐地一脚朝霍老臊手中的洋铁壶踢去，哗啦，开水泼了一地，烫得老山东跳着脚大嚎起来……甘所长则怒气未消，扬长而去。

月底，老王太太照例出去收房租。出街口往南不远有三间门市房，也是老掌柜留下的遗产。一大间租给了刘皮匠开了鞋铺，每月租金四元。两小间租给了赵老板开杂货铺，每月六元。地点好，房子周正，两家生意都不错。尤其赵家，靠卖增盛烧锅老白干掺水发了家，所以老王太太来收房租从没空手回去过。这个月却有点反常，刘皮匠说手头紧，下个月一齐给；赵老板也说一时凑不出钱来。老王太太一连去了几次，两家都支吾搪塞就是不肯交房租。这老王太太明知对方不是没钱，不禁动了肝火，语气不免强硬起来。赵老板实在不耐烦了，拿出一张纸摊在了老房东面前。原来，王家二小姐王瑄自己做主，已将房子卖给了他们。杂货铺两间作价六百元卖给了赵老板，鞋铺作价四百元卖给了刘皮匠，总共一千元。房价虽未全部付清，但房契、文书手续完备，白纸黑字，有本地保甲长中间作保。老太太的代理人王瑄签了名，摁上了手印！一多半钱已经拿走了。老王太太一见，如雷轰顶，半晌说不出话来。只觉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在杂货铺柜台前……

甘所长得知此事，心中有数，命令两个警察把老太太抬回家去完事。晚上王琳放学回家闻知，哭得顿足捶胸，与妹妹王瑄扭打成一团。这二小姐看着气得人事不省的老妈和哭得昏天黑地的姐姐，不但不痛心悔悟，反而大言不惭地说老爹的遗产她理应有份，卖房钱她是多占了，但一旦押宝发了财就可以加倍奉还……说完，重抹口红，又描了描娥眉，身

子一扭又上街鬼混去了。

从此，王琳没法再去上学，在家伺候奄奄一息的老妈。第三天早上，心力交瘁的王琳一觉醒来，发现老妈已经吊死在了门框上！

王琳的哭嚎声将领居们惊醒。我推车出门去上班正看见甘所长指挥着几个派出所的警察用门板往外抬老王太太的尸体，不由得心中百感交集，一路上胸口都憋闷得慌，为这世道，为这害人的会局感叹，为那王琳的将来担忧。

事隔六七天听邻居们说，王家大小姐王琳到尼姑庵出家了！我心中一惊，忙问是不是水云庵，但没人说得清。我暗暗道：可千万别去水云庵啊！那不是羊投虎口吗……后来，又听人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外地的一个商人，当了姨太太。这后一种结局总算比进水云庵强得多。从此，就再也听不到王琳的消息。而院门口那三间大瓦房则自然成了二小姐王瑄和甘所长的安乐窝，更无人过问了。

但是，人们哪里知道这出家破人亡的悲剧并没有因此而落幕。那个曾参与其中深知内情的杨小光，很快也用那狗命在这出戏里换来了一个配角当！

在那个年月，人命如草芥，死个人算什么？更可悲是道边的尸体无人掩埋。冬天，冻成硬邦邦的白条儿堆在墙角；夏天，尸体腐烂蛆虫满街爬。江上军司令部所在的道外区北七道街一带更是常见。有时我们在大墙外的空地上出操，大白天就有野狗叼着小孩的一条大腿在队伍旁边转悠，轰，打都不走。一天，王军医推开诊室窗户，发现窗台下的砖垛上有人放了个花盆，里面种的兰草在风中摇曳。他探出身子想去拿上来，扶住眼镜仔细一看，原来里边放的是一个婴儿的

脑袋，已被野狗啃去了一半……

这类事已不足为奇。可我家附近，滨江火车站的广场旁边也出现了“死倒儿”！

这里人米人往，店铺林立并非荒凉之地，极少有这种“景观”。但是，天一亮时人们却在广场旁边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因为是被人用刀捅死的，血迹斑驳，所以没被人将衣服剥走，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死者的身份：“哎呀！这不是跑封的杨小光吗？”据说前胸只有一个刀口，正中心脏。

消息传出，吓了我一跳。这小子昨天在街上见了我还摆手笑呢，昨晚是谁杀了他？

军法处的工作使我学会了一些案情推理和经验判断。坐在办公桌前，一支烟还没抽完，一个凶手的身影已经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面前：甘所长！必他无疑。

这个甘所长霸占了王家二小姐并未满足，对大小姐王琳也早就垂涎三尺，妄图染指。而杨小光夹在其间，进进出出实在碍眼。尽管王琳对这两个货色一概看不上，但甘所长和杨小光之间却已经暗中较劲儿，磨擦出一股酸臭味来。王家的变故和悲剧从始至终杨小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卖房子这件事太缺德，逼得老王太太上了吊，大小姐下落不明。搨手印的虽是王瑄，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怎么能干出这么胆大妄为之事？如果没有人指使、帮助，别说刘皮匠、赵老板不敢买这房子，就连保甲长也未必能出头给作保哇。事情明摆着，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心毒手辣的甘所长！

带着醋意和怨恨，杨小光无法噤口不言，一张破嘴到处瞎咧咧。跑封人眼勤、嘴快，前因后果，里外详情，很快就在滨江站一带街头巷尾悄悄传开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风一吹入甘所长耳朵里，便引动了这个地头蛇的杀机。

这类事情根本用不着所长亲自动手。只要向手下常仰他鼻息，向他纳贡的狗腿子们打一声招呼：把这小子给我干掉！

第二天，杨小光就一命归西了。

本来发生在滨江站的人命案，正归甘所长管，可是一白天也没一个警察来看一看或者将尸体处理了。然而，第二天尸体却不见了。铁路巡道员发现，杨小光当夜又钻过铁丝网溜进站内卧轨“自杀”了！尸体横在一个铁轨交叉处，从胸至腰已被夜里通过的几列火车碾得没了形，骨肉横飞，衣片、残肢被扯得到处都是，别说刀口，连胸口都找不着了。这回更用不着派出所出头处理了。铁路警察找来几个叫花子，给俩钱儿，让他们将残尸拖走，在附近的土坡上挖个坑掩埋掉，再用水冲冲被污染的铁轨和枕木，就算完事大吉。

由于死者是“自杀”，也没听说杨小光有什么亲属来认尸或求告，很快，这件事就像一阵风刮过，血腥气随风飘散，再也没人提起了。

“三十七门花会道”的开局锣鼓仍准时敲响，哈尔滨附近几个县城的阔佬和梦想发财的人们仍源源不断地拥来。旅店、饭馆人满为患。中央大街和秋林洋行一带酒楼、舞厅空前热闹。乐声起伏震耳。灯火彻夜通明。赌场、妓院、烟馆通宵营业，欢声笑语，人声鼎沸。

市面上，三教九流，军警宪特们竖起耳朵瞪着眼，游魂般穿梭往来，寻机发财……好一个“王道乐土”的繁荣景象。

李九鹏和桥本大佐为会局的巨大成功而开怀大笑，频频举杯。水晶玻璃杯相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杯中的酒浓浓的，闪着血一样殷红的光。

哭声和笑声，血水和泪水搅作一团，化作血雨腥风在满洲大地上飘洒、鼓荡，无止无休……